

楊忠愍公遺筆
家誠要言
訓子言

龐氏家訓
藥言
溫氏母訓



溫
氏
母
訓

溫以介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楊忠愍公遺筆（及其他五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溫氏母訓

明 烏程溫以會述

世運方屯，親恩罔極。慈訓具存，勉哉自力。嘉興吳鳴盛題

窮秀才譴責下人，至鞭朴而極矣。暫行知警，嘗用則翫。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諉。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同住到底，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召密囑。

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

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貧人弗說大話。婦人弗說漢話。愚人弗說乖話。薄福人弗說滿話。職業人弗說閑話。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鐵。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風抵浪的。有博

學雄才。開人膽智的。有老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不窮的。這等大濟益

處。人卻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但願親人人豐足。寧我隻貧自守。使一人富厚。九族飢寒。便是極缺處。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間。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搭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說免謗。

凡人說他兒子不肖。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他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有一等人攬販風聞。爲害不小。有一等人認定風聞。指爲左券。布傳遠近。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不欺。

每爲造言捏謗。誘作先鋒。爲害更甚。

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房入闥。各以幼小不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絃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婦父

母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千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

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然則如之何。只要作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

身端正。生只消受得一箇巴字。日巴晚。月巴圓。農夫巴一年。科舉巴三年。官長巴六年九年。父巴子

巴孫巴得歌得便是好漢子。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去其胸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勸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遠讒間之法。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數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

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弗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

我生平不借債結會此念一起早夜見人不是。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作不到事補一兩件作官的將地方緊要作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

多金還不算結果。

人言日月相望所以爲望還是月亮望日所以圓滿不久也你只看世上有貧人仰望富人的有小人仰

望貴人的只好暫時照顧如十五六夜月耳安得時時償你缺陷待到月亮盡情烏有那時日影再來

光顧些須此天上榜樣也貧賤求人時時滿望勢所必無可不三思。

兒子是天生的非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

是理否。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至于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貴客下交寒素。何必謝絕。蔬水往還。大是美事。只貴人減驕從。便是相諒。貧士少干求。便是可久之道也。朋友通財。是常事。只恐無器量的承受不起。所以在彼名爲恩。在我當知感。古來鮑子容得管子。卻是管子容得鮑子。譬如千尋松樹。任他雨露繁滋。挺挺承當起。

世間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悲客其說有二。他人蒙惠一絲一粒。連聲叫感。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啓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但到此處。正如啞子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尙在。一團情分。礪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檻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

富貴之交。意氣驕濃者。當防其驕奪。凡驕者不恆。只平平自好。

凡富家子弟交雜者。雖在師位。不可急離之。則怨謗頓生。不可顯斥其交。顯斥之益固其合。但當正以自持。相機而導。

介告母曰。古人治生爲急。一讀書生。嗇矣。母曰。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各人各治所生。讀書便是生活。問介。侃侃高在何處。介曰。剪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問介。吾族多貧。何也。介曰。北自葵軒公生四子。分田一千六百畝。今子孫六傳。產廢丁繁。安得不貧。母曰。

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祿。若有高低。各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今見各房子弟。長袖大衫。酒食安飽。父母愛之。不敢言勞。雖使先人貽百萬貲。坐困必矣。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作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作好秀才。須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的。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

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慢。語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當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心唐突。世多誤認直字。如汝讀書。只曉讀書。一路到底。這便是直人。汝自家著實讀書。方說他人不肯讀書。這便是直言。今人謂直。卻是方底罵圓。蓋耳。毒口快腸。出爾反爾。豈得直哉。

貧家兒女。無甚享用。只有蚤上一揖。高叫深恭。大是恩至。每見汝一揖便走。慌慌張張。有何情味。讀書到二三十歲。定要見些氣象。便是著衣喫飯。也筭人生一件事。每見汝喫飯忙忙碌碌。若無一絲空地。及至飯畢。卻又閒蕩。可是有意思人。

治生是要緊事。汝與常兒不同。吾辛苦到此。幸汝成立。萬一飢寒切身。外閒論汝是何等人。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去。是故貧當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關祭享。不失慶弔。不斲書香。此實則思通之法也。仗義周急。尊師禮賢。此富則思通之法也。

勞如我。不成怯。證世無病怯者。苦如我。不成鬱。證世無病鬱者。

作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言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極。且如千萬人家浪用。盡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貨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貨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過失與習氣相別。偶一差錯。只算過悞。至再至三。便成習非。此處極要點察。

凡親友急難。切不可閉門坐視。然亦不可執性莽作。世間事不是件件幹得。纔喚幹人。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愎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悶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

堂上有白頭。故舊聯絡一也。鄉黨信服二也。子孫稟令。僮僕遺規三也。談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

四也。解和少年暴急。五也。照料瑣細。六也。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帳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奸。子孫猜疑成隙。皆繇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分。疏闊二分。

人家子弟。作揖高叫深恭。絕好家法。凡蒙師教初學。從此起。

凡子弟每事一稟命于所尊，便是孝弟。

吾聞沈侍郎家法有客至，呼子弟坐侍，不設杯箸，俟酒畢，另與子弟嘗蔬同飯。此訓蒙恭儉之方。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餐一頓，以守尺寸之土也。出廚嘗以手門鍋蓋，不使兒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亦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糊口。逾年朱姓者病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問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趨歸，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忽歎起，頤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者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太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飢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難得也。

凡人一味好盡，無故得謗，凡人無故不拘，無故得謗，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盛飾容儀，無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閒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喫。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作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廚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闈的。靜則自消。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驀直作去。畢竟有撞撞。

世間富貴不如文章。文章不如道德。卻不知還有兩項壓倒在上面的。一者名分。賢子弟決難漫滅親長。賢有司決難侮傲上臺。一者氣運。盡有富貴。交著衰運。盡有文章。遭著厄運。盡有道德。逢著末運。聖賢卿相。作不得主。

問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曰。依我看來。世間只有兩項。人是色難。有一項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有在父母跟前。一味自張自主的氣質。父母其實難當。有一項性漫人。落落拓拓。凡事討盡便宜。只有在父母跟前。一番不痛不癢的面孔。父母更覺難當。

問介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何解說。介跪。犬馬二字。當在心裏省覺。便是恭敬。孝順你看。世上兒子。凡日閒任勞任重的。都推與父母去作。明明養父母。直比養馬了。凡夜閒晏眠早起的。都付

與父母去守。明明養父母。直比養犬了。將人比畜。怪其不倫。況把爹娘禽獸看待。此心何忍。禽父母誰肯承認。卻不知不覺。日置父母于禽獸中也。一念及此。通身汗下。只消人子將父母禽獸分別出來。勾恭敬了。勾了。

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